

陳子白邪

今天地
悠之
獨愴然
而辟下

孫自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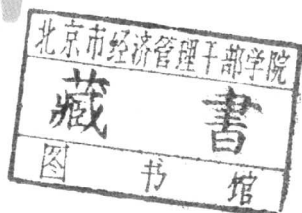
I 247.53
181

101463

陳子昂

孙自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子昂/孙自筠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3

ISBN 7-02-003966-9

I. 陈… II. 孙…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1504 号

责任编辑:周昌义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周小滨

陈 子 昂
Chen Zi Ang
孙自筠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2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3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3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ISBN 7-02-003966-9/I·3015

定价 18.60 元



作者像

目 录

第 一 章	山野顽童		(1)
第 二 章	各展心计		(12)
第 三 章	五行奇书		(24)
第 四 章	红衣秃笔		(34)
第 五 章	请君观刑		(45)
第 六 章	赌徒心态		(57)
第 七 章	变幻阴阳		(67)
第 八 章	烟墩之夜		(79)
第 九 章	荒山野合		(89)
第 十 章	小乔初爱		(101)
第 十 一 章	四时奇酝		(112)
第 十 二 章	迁都之谜		(123)
第 十 三 章	月色也羞		(133)
第 十 四 章	洛阳春早		(144)
第 十 五 章	锦囊奇计		(157)
第 十 六 章	肉牌坊冤		(169)
第 十 七 章	大漠猎鹰		(180)
第 十 八 章	甜酒苦酒		(190)

第十九章	"穿靴戴帽"	(201)
第二十章	神奇茶道	(211)
第二十一章	酒神传奇	(222)
第二十二章	神都神侃	(232)
第二十三章	雌雄变化	(242)
第二十四章	送表自罪	(252)
第二十五章	顿悟玄机	(261)
第二十六章	太后问政	(269)
第二十七章	武后铁腕	(281)
第二十八章	俯仰之间	(291)
第二十九章	权与女人	(301)
第三十章	怆然涕下	(312)
第三十一章	调戏公堂	(322)
第三十二章	醉倒东都	(333)
第三十三章	嵩山残诗	(346)
第三十四章	断案雪冤	(357)
第三十五章	老马识趣	(369)
第三十六章	滟潏如牛	(382)
后 记		(396)

第一章 山野顽童

虽说已是秋天了，但二十四个“秋老虎”毫不客气地向大地逞着“三伏”天的余威。阵阵热浪滚过来，雀鸟躲进密林，狗儿伸出长长的舌头，就连树枝上的懒蝉，也被热得吱吱乱叫。

正在吃午饭的疤疤二叔，脱得只剩一条短裤，那汗，仍不停地往下淌。在桌边侍候丈夫喝酒的二婶子，在端过一碗蒸腊肉的同时，顺手递过一块汗巾放在男人手上：

“喂，揩一下，看你，周身像水泼的一样，额头上的汗都滴到酒杯里了。”

疤疤二叔接过汗巾在脸上抹了一把，端过面前的酒碗，仰头喝了一大口，顺手取过碗里一块腊肉骨头，边啃边对老婆报今天赶场的账目：

“那捆竹子卖了三十五文，那把莲蓬卖了十六文，共计五十一文；称斤盐巴五文，打二两烧酒一文，给你扯的两尺二寸鞋面布二十四文，共计三十文，还剩二十一文，拿去。”

二婶子一个一个把铜钱拾在手心上，数了一遍又一遍，奇怪地问：

“怎么，只有二十个？”

埋头啃骨头的疤疤二叔抬起头，奇怪地望着老婆手里摊开

的钱,用鼻子点着数了三遍,果然只有二十文。他慌忙取出嘴巴里的骨头,用手拿着,左手复又伸向搭在长凳上的衣服口袋里,仔仔细细摸了一遍,没有。他有些急了,从凳子上提起衣服,抖了又抖,除了抖出一些泥灰和草屑,什么也没有。放下衣服,弯下腰,向桌子下看去,桌下那只半大的小黄狗紧盯着他手上那块骨头,趁他弯腰那块骨头在它鼻子尖晃动时,一口咬了猛地向屋外窜去,一点也不顾身后的大声叱骂与吆喝,夹着尾巴钻进屋外的竹林中去了。好在,那骨头上剩的肉已不多,疤疤二叔只对那黄狗的影子骂了句“狗日的”,就回来专心致志地寻找那不知去向的一文钱去了。

老婆也在找。是不是掉在刚买回的盐巴里了?翻过盐罐,没有;是不是夹在买回的鞋面布里了?抖开来看,也没有。便向男人投去不信任的一瞥。丈夫急了,额头上的那块疤成了红色,他摊开两手想解释,却又不知说什么,只有结结巴巴不停地说:“我,我……”

“是不是又……”老婆意味深长地说。

“没,没有。自从那回以后,我再没给她的娃娃买过麻花……”疤疤二叔吞吞吐吐地解释着,额头上的那块红疤霎时变成了紫色。

疤疤二叔说的“她”,是他过去的相好,十年前就嫁到龙宝场的农家,已经生了娃娃。疤疤二叔赶场要经过她家门口,有次给她娃娃买了两绞麻花,让老婆晓得了,耳朵差点被揪落。

“你看你嘛,我又没有说你给哪个野种买麻花,这才叫做做贼心虚不打自招呢。”

“唉!”疤疤二叔又气又急,把脚使劲往地上一顿……

这一顿,竟顿出趾高气扬惊喜万状来,而且,额头上的疤顿时由紫变红,由红变黄,最后竟完全融入他的面部特有的暗黄色

里去了。

“嘿，原来你躲在这里。”疤疤二叔弯下身去，从脚下的鞋子里摸出一个铜钱，重重一拍，放在桌子上，然后对着老婆傲然一笑；再然后，端起面前的酒碗，长长“吱——”了声，把碗里剩余的酒一饮而尽。顺手伸出筷子一下夹住两片腊肉，猛地向嘴里送去，一边用力咀嚼，一边歪着头看看老婆，等她向自己赔话。

可是老婆不但不赔话，反而一把从桌子上抓过那一文钱说：

“哼，要不是我细心数一遍，这一文钱还不被你藏了？”

疤疤二叔听了，脖子一硬，差点气得背过气去，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汪、汪、汪……”大门外传来小黄狗的叫声。

疤疤二叔再顾不得生气，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光着脚就撵了出去。

过了好久，疤疤二叔垂头丧气地回来。二婶问道：

“又是玉少爷在摘莲蓬？”

“就是那个芋头儿，还有个赵包，一人摘了一大把，见我去了忙从塘里爬出来，飞叉叉跑进大院里去了。我数了数，少了十几枝，要卖一斤多烧酒钱哩。”

“算了算了，莫怄气，接着吃饭。”说罢，将一大碗南瓜饭端到他面前。

“哼，要是见到三老爷三太太，我一定要告他们。”疤疤二叔一边吃饭，一边狠狠地说。

“快莫去告，快莫去告。这几天把那塘莲蓬看紧点就是，莫去惹那个小祖宗。”二婶子急忙制止说。

疤疤二叔埋头吃他的饭，额头上的那块疤渐渐发红，红得发亮。

吃罢饭，疤疤二叔嘴一抹，抽把竹椅跨出大门，走过一畦菜

地，便是那片绿茵茵的荷塘，他把椅子往塘边那棵黄槐树下重重一搁，舒舒服服半卧着乘起凉来。脚边趴着那条半大的黄狗，眼睛似眯非眯的，但两只耳朵直立着，不停地转来转去，警惕地监视着四周的动静。

天上有几团白云，棉花似的在蓝天幕布上游动。阳光透过树枝树叶的间隙星星点点漏些下来，像是撒在树荫下的朵朵小白花。

放眼望去，不远处的小山丘上长满了树，青杠、酸枣、臭椿，样样都有些；但惟有山脚挨荷塘的那几株柿子树最引疤疤二叔注意。拳头大小的柿子结满枝头，他粗粗算了笔账，每株结两百斤，总共有千多斤，一文一斤打给贩子，就是千多文的收入。

再往近处看，大半塘荷叶长得好喜人，莲子加藕，少说也要卖三千文。如果再加上其他庄稼收入，万把文钱是有的，冬月间给儿子办婚事的开支也就差不多了。只是，这些快到手的钱要看守好才行。柿子，现在是生的，又苦又涩，没人偷吃；藕，深埋在水塘底下的泥里，偷起来也不容易。惟有那莲蓬，一朵朵长得饱满实在，孩子们最爱偷吃，刚才让芋头儿和赵包偷去的那两大把，要卖好几文钱，好可惜。想到这儿，疤疤二叔用脚敲敲小黄狗的头，对它说：

“别打瞌睡，把这塘里的莲蓬看好。”

叫小黄狗莫打瞌睡，可疤疤二叔自己却忍不住要打瞌睡。今天起得太早，赶龙宝场来回走了二十里。天气又热，午饭时又喝了二两酒，躺椅上一靠，便昏昏沉沉迷迷糊糊起来。甚至，他还小小地做了个梦：但见满塘点点白色荷花，像一锭锭银子向自己怀里飞来，一会儿胸口上就堆成一座银子的小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汪、汪、汪——”小黄狗狂叫着，惊醒了正被银子压憋气的

疤疤二叔，睁眼一看，胸口那堆白花花的银子不见了，只是自己的两只手臂死死地压在那里。

“汪汪汪——”小黄狗见主人醒来，胆量大增，叫声更加响亮凶狠有恃无恐。

醒来的疤疤二叔揉揉眼睛，顺着小狗叫的方向看去，池塘对面果然有两个光屁股孩子在荷叶掩护下活动。疤疤二叔立即起身，顺手从地下拾起两块土疙瘩，向池塘对面跑去。

“嘿！两个小杂种，敢来偷我的莲蓬！”喊着，疤疤二叔高扬起手，要把土疙瘩向两个“小杂种”砸去。但就在土疙瘩即将从他手中飞出去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原来，那两个孩子又是芋头儿和赵包。疤疤二叔的手耷拉了下来，面无表情地把两个孩子望着。

两个孩子从水里伸出满面污泥的脸，笑嘻嘻地说：“二叔，我们哪里在偷你的莲蓬，是在洗澡抠黄鳝……”

疤疤二叔看看他们身边那些莲蓬，一枝枝都在，便说：“芋头……”他自觉说走了嘴，立马改口道：“玉少爷，你积个德，不要糟蹋我的莲蓬了。刚才，你们两个摘了我好大两把啊……”

玉少爷做出一脸无赖的笑，露出两个尖尖的虎牙说：“你怕认错了人啊，我们好久摘了你的莲蓬啊。”说罢，又嘻嘻一笑，一头钻进水里，好久都没露出头来。

疤疤二叔把这两个“小杂种”无可奈何，叹口气，仍回到黄桷树下的椅上坐定，只是目光死死盯着那两个光屁股。可是那只小黄狗太不识时务，没有随着他的主人撤退，仍站在塘边向两个光屁股汪汪乱叫。玉少爷一头余入水中，摸了一把稀泥，向那黄狗甩去。只听那黄狗变了调似地尖叫着，夹着尾巴朝黄桷树下逃去，又是抖又是舔，那污泥雨点般向疤疤二叔身上洒去。气得疤疤二叔向那狗大喝一声：“滚远点！”

小黄狗倒是被疤疤二叔轰走了，但荷塘里那两个光屁股孩子却无一点走的意思，他们一会儿钻进水里摸只螃蟹，逮条黄鳝，一会儿爬上岸边打打闹闹，还爬上树去摸鸟蛋。光着圆圆的屁股，腿间的两个小蛋蛋毫无顾忌地晃动着，看得疤疤二叔只觉好笑。直到太阳落坡时，两个小捣蛋才穿上裤子，一路唱着回到对面弯弯的陈家大院里。

坐在黄桷树下的疤疤二叔一直目送他们走进立着两尊石狮子的的大门，还不准备回家，他静静地坐着，等天黑陈家大院关大门后，才放心回屋。

入秋以后的天气很特别，哪怕中午再热，只要太阳一靠山，热气就立刻消散。如果再吹点风，一股清凉之气便拂过大地，人们的身子就会感到一阵轻松爽快。疤疤二叔正半躺着在竹椅上享受这种轻松和爽快。

“汪、汪……”已抖干净身上污泥的小黄狗轻声叫了两声，提醒主人有人走过来。

疤疤二叔举目望去，原来是陈家大院门口有堆人，是陈三老爷和陈三太太在送客。相互作揖告别后，客人上了轿子向下沟走了，陈三老爷和夫人便在赵管家陪同下朝荷塘这边走来。

陈三老爷可是个大人物，方圆几十里都是他家土地，县里州里都开有店铺。又是有功名的人，县大老爷见了都要下轿。为人又厚道又善良。前年天干，大半年没下雨，田里土里颗粒无收，三老爷大发慈悲开仓放粮，半个月放了一万多石，几个州县的饥民都得到他的救济，称他为活菩萨……只是，只是他那个么儿一点不争气，伙同赵管家的么儿赵包，专干坏事……

陈三老爷一行快要走拢荷塘了，疤疤二叔赶快起身迎了上去，远远的就打拱弯腰说：

“给三老爷三夫人请安，给赵管家请安。”

陈三老爷也抱拳回礼说：“免了免了。”

一行人慢慢走着，陈三老爷望望四周的庄稼，说：“今年的庄稼长势不错啊！”

疤疤二叔忙回道：“是啊，全托三老爷的福。”

“二叔是把做庄稼的好手，不论啥庄稼经过他的手就长得不一样，就是他种的南瓜，也格外粉，格外甜。”

“谢三太太夸奖。”疤疤二叔说。

“你的火娃子出门学手艺，快出师了吧？”三太太问。

“快了快了。”

“那就好，等他出师了，给他接房媳妇，就该你享福啰。”

“托夫人的福，该享福，该享福。”

三老爷在那塘荷叶荷花前停下来，不住地赞赏说：“一塘绿叶就够美的了，还星星点点开那么多荷花，再加上密密麻麻长那么多莲蓬，看到真爱人啊。”

三太太接过来：“多谢二叔想得到，今天中午还叫玉娃子送那么大一把来给我们尝新，又嫩又甜，实在好吃……”

赵管家也接着说：“多谢二叔还叫包儿送来一把，你真想得到啊……”

疤疤二叔是个憨厚人，脑子转不过弯，听了后忙声明说：“莫谢莫谢，不是我送的，是玉少爷他们自己……”说到这里，疤疤二叔自觉没说对，但已经收不回来了。

“怎么，不是你送的？难道是玉娃子他们偷的？”三老爷铁青着脸问。

“不是偷，不是偷，是他们自己去摘……”

疤疤二叔一再声明的话还没说完，只见三老爷三太太面带怒容的与赵管家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匆匆走向陈家大院。不一会儿，里面便传出杀猪般的孩子的哭叫声。

疤疤二叔愣愣地站在黄桷树下，不停地用手捶自己的头，口中还不停地念叨：

“我，我咋会那样说嘛？”

回到家里，疤疤二叔一五一十向老婆讲了，老婆一听，立刻跳起来点着丈夫的额头说：

“你这个猪脑壳，当时你就该做个顺水人情说两句‘小意思’不就对了？偏要实话实说……”

疤疤二叔一脸委屈回道：“平时间你不是说过呀，火要空心，人要实心，对人莫扯谎，有啥说啥……”

“你咋个这么死脑筋啊，我说的是你对我要说实话，对外人嘛，该扯谎时就扯谎。”

“哪个叫你当时不说清楚嘛？”

两口子扯了一阵，没有结果。老婆说了：

“那芋头儿和赵包挨了打，哪里会心甘，不晓得要搞些啥子花样来报仇呢？”

疤疤二叔说：“怕不会吧，都挨了打了，还敢？”

“那你就等着瞧吧。”

说得疤疤二叔心上心下，生怕芋头儿和赵包来糟蹋他的那塘莲蓬，天天带着那条忠实的小黄狗起早贪黑守在荷塘边的黄桷树下。

一连几天没有动静，疤疤二叔心想，两个娃儿真的是被打怕了，再不敢出来了。

这天，疤疤二叔见到从陈家大院大门出来一乘漂漂亮亮的滑竿，上面坐的是三老爷，一闪一闪地上了大路，朝县城方向去了。

疤疤二叔急了，忙跑回家向老婆报告说：

“不好了，不好了，三老爷坐滑竿出门了，这下子我们那塘莲

蓬保不住了。”

老婆问：“你看清楚了，是三老爷？”

“看清楚了，就是三老爷。”

“那莫事，芋头儿不敢出门。”

疤疤二叔不相信，天天仍去黄桷树下守着他的那池莲蓬。

果如老婆所言，几天过去了，也没见芋头儿和赵包的人影。不过，直到有天下午，又见到三老爷坐着滑竿回到陈家大院，疤疤二叔的心才放下来。

疤疤二叔望着一塘在宽大荷叶衬托下的几百枝长得饱满的莲蓬，心里喜不自胜。再过几天，等它们长老了采下来卖给药铺，定会卖个好价钱哩。

这天下午，疤疤二叔又见从陈家大院里抬出一乘滑竿，上面坐的是三太太，那滑竿走得很快，闪几下就消失在沟底了。三太太的娘家在下沟三十里外的坝子上，看来是有急事回娘家去了。中午，回家吃午饭时，疤疤二叔不经意给老婆说了，老婆一听，急忙放下碗，命令疤疤二叔道：

“快，快去把猪圈边的拌桶收拾好！”

“怪啰！”疤疤二叔感到奇怪，问道：“谷子也打完了，收拾拌桶做啥子？”

“少啰嗦，叫你去你就去。”

疤疤二叔也有点牛脾气，他犟着说：“你不说做啥，我就不动。”

“把拌桶收拾好了抬到荷塘里把所有莲蓬都割回来。听到没有？”

听到老婆这么说，疤疤二叔更不动了，他说：“再晒几个太阳，莲蓬就长老了，价钱会卖得更好，何必今天就去割了呢？”

老婆急了，说：“我的先人板板，迟了那两个猴儿再裹几个娃

娃来，要把你的莲蓬糟蹋干净！”

疤疤二叔看老婆说得那么认真，放下碗，站了起来，但仍有些疑惑，迟迟不动。

“你是咋个搞的，在这湾湾里长大，还不知道芋头儿不怕他爸，只怕他妈。他爸整天都在后花园书房里读书，他妈一走，他就成了无笼头的马了……”

疤疤二叔这才有些明白了，他几步走到猪圈边，把靠墙立起的拌桶放平，认真检查起来。

拌桶，是当地农民用来摔打稻谷的方形木桶，见方三尺，除了用来打稻谷以外，还可以当船使，塘里打鱼采莲，全靠它。

疤疤二叔仔细检查了一遍，把可能漏水的地方一一用桐油石灰补起来。

二婶收拾好屋里后，一身短打出来。但见她头挽一块红布，身着一件短衫，腰上紧扎一根红腰带，打一双光脚，裤腿挽至大腿，围着拌桶看一圈后说：

“可以了，我俩一人抬一只角，来，一、二、三，起！”

话音刚落，两人一前一后便把拌桶抬了起来，走出大门，过一道田坎到了塘边。两人身子一矮，轻轻放下，再轻轻推入水中，同时，两人也顺势踏进拌桶里。这时，疤疤二叔拿根竹篙在后撑着拌桶驶向塘中间，二婶则拿把镰刀一朵朵把莲蓬割下来丢进拌桶里。拌桶在塘里划过几个来回后，满塘莲蓬一朵不剩地全割了下来。顿时，小碗大小的莲蓬头堆进拌桶里，淹没了疤疤二叔夫妇的膝头和大腿。

当二人收割完一塘莲蓬，把拌桶撑至塘边准备回家时，跟在身边的小黄狗突然对着陈家大院那边“汪、汪、汪”叫起来。抬头看去，原来是芋头儿和赵包领了一群娃娃朝这边跑来。他们跑至塘边，见疤疤二叔和二婶正在喊“一二三，起！”把装了半桶的

莲蓬朝家里抬，一个个脸上表现出失望。但芋头儿不甘心，叫一声“滚澡！”孩子们便纷纷脱掉衣裤，噼噼叭叭跳进水里，像下了一锅饺子。

疤疤二叔回过头来见那群顽童在水中嬉戏，心里实在佩服老婆算得准，要不抢先把莲蓬收割了，能躲过这群小祖宗糟蹋吗？让他们在水里滚吧，藕埋得深深的，抠不着；只有对面坡上的柿子，那东西不经过霜打，涩得连嘴都张不开。而现在离霜降，还早着哩。

从此，疤疤二叔再不去黄桷树下守什么了，孩子们天天在芋头儿带领下去荷塘里滚澡，他都知道，因为他的那条忠心耿耿的小黄狗远远的见了那群孩子就汪汪叫，但他一点也不在乎。

以后，一连几天再没听见小黄狗汪汪叫，疤疤二叔心想，一定是那些孩子澡滚腻了，荷塘里再捞不到什么好处了，也就不再来了。谁知有一天，他发现那群孩子在他的荷塘里笑着闹着相互泼水糊泥玩得正欢，可他的小黄狗却趴在地上视而不见，不叫也不动，一双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主人。嘴边，流下一摊白色的涎水。丢给它一个饭团，它连看也懒得看一眼。

“你到底得了什么病呢？”疤疤二叔问小黄狗。

小黄狗眨了眨充满泪水的眼睛作为回答。

“我看哪，一定是被人喂了笋壳毛。”二婶在一旁肯定地说。